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駁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二十一

起九年盡十三年凡五年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壬嗣聖九年

太后如靈元年九月又改長壽元年

春正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

舉人

遺存撫使見上卷七年

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

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二月寸道舉人石艾縣令王

山齡等六十八人擢爲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爲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爲著作佐郎及評事

內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爲衛佐疑與此只是一事

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

車載拾遺平斗蠶權推侍御史

爾雅釋名曰齊魯謂四齒地爲魯

盜脫校書郎

注

盜通作梳說文小孟也厲者梳之形模

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

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

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

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

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甯陵丞盧江邨霸

甯陵縣屬宋州本魏國時魏之南城漢高祖改爲甯陵縣盧江漢魏舒縣地屬盧江郡梁

置湖州隋廢州爲盧江縣屬盧州考異曰新傳名宏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今從之初應革命舉得召見

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扣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太后悅之

拜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

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惡其誼遇人輒告之霸
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而死久之屢見思徵爲厲命家
人禳解俄白晝見思徵從數十騎至其庭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
霸懼拔刀自刎其腹而死斯須蛆腐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
駐於門頃之遂不復見是時大旱霜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
成都人喜太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
慶旱而雨洛橋成郭霸死 戊辰天后以夏官尙書楊執柔同平
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以夏官侍郎婁師
德判尙書事旋使于并州接境諸縣令皆隨之至驛所師德恐人
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尙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糲師德呼驛
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待客驛長恐對曰邂逅浙米不精死罪死

罪師德曰有猝客無猝主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食之 初隋煬

帝作東都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

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

裴行本司理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

刺史李嗣真謀反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

宏司賓卿崔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爲羅告李嶠傳云太后

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

雖知其枉懼罪竝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而不敢申明

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

爲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 先是來俊臣奏請太后降敕一問卽承

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

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

壽謂仁傑曰判官俊臣之屬官也尙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

級煩尙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鞠魏元忠謂之曰可急承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洛陽北有白司馬坂時將軍有孟青棒思止閭巷傭係故爲歇後俚語以戲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絳於鏡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且汝旣爲國家御史佩服朱紫親銜天命當行正直之事道理義之言乃曰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決無人教汝思止乃引元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蒼狄仁傑旣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

持之告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
褫其中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
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
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
未十歲沒入司農思晦死見上卷上年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
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
意稍寤乃敕使給事中李嶠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
仁傑等獄德裕憲雖內知七人之冤畏罪不敢爲異嶠曰知其枉
而不伸是爲見義不爲卒與二人列其枉太后乃召見仁傑等問
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

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宜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真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又獨置行本

罪尤重決不可赦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

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黃鸞霍獻可

後魏分節明西界置黃鸞

獻可於趙城自建德七年自趙城東而移三十里以孔照集寺爲縣市以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宣禮之甥也言於

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宜禮臣請隕命於前以示爲人臣者不私其

親因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緣帛裹其傷

微露之於幘頭下翼太后見之以爲忠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

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牀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

者也時選舉濫甚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竊觀古之取士

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以敦樸爲先雕蟲爲後故人崇勤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消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故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七國之季雖尙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府寺交辟又重舉主終身保任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無知之賞故三代而下漢之得人爲盛魏氏選人始取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尙在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及文帝納李諤之論下制禁斷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蜀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

士等科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遼時緝綴小文名爲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虛浮爲貴有唐葉歷猶襲前非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選士之詔方下固已馳驅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效嗟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選人罔稱寬舉寬爲自求之稱未是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之人棄疎取附遂使奔競相向誼訴無慙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以此收人恐乖事實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任時番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定舉

主之公私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見賞不
懸請託不行矣 來度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諶以
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庚辰太后以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
游道爲冬官尙書同平章事 二月己亥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
內附分置十州 戊午太后以秋官尙書袁智宏同平章事 夏
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太后赦天下故元如憲 五月丙寅太后
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右
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
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
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乞客亦須擇
入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噬其血 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

請內附太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元遇爲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

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揭蘇事洩爲國人所擒別部酋長督搆帥

羌蠻八千餘人內附元通以其部落置隸川州而還 辛亥萬年

主簿徐堅上疏以爲書有五聽之道周禮小司寇以五聽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所出

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

然令著三覆之奏見一百九十三卷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

者得實卽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

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

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爲百姓所

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

之子也齊聃見二百二卷父子以詞學著聞長姑爲太宗充容次

高宗咸亨元年

姑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工文藻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恩秋七月戊寅太后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爲特進納言武攸甯爲冬官尙書夏官尙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爲地官尙書竝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爲鸞臺侍郎

新鄭春秋鄭國都鄭武公隨周平王東遷邑于黃部之開莊公

所謂先君新邑于此是也漢爲新鄭縣屬河南郡魏晉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鄭州夏官侍郎李昭德爲

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璿爲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

素爲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竝同平章事

考異曰昭德傳舉明經累遷至鳳

馮侍郎長壽二年贈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爲之是歲遷鳳閣侍郎
平章事新紀長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蓋昭德自鳳閣爲夏官自夏官復爲鳳閣也妻師德傳長壽元
年增置夏官侍郎今從之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

思廉之孫元素敬元之弟也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瑋爲夏官尙書

同平章事

太后改將作
監爲營繕監

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

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
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
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
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
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
百官傳觀未徧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太后自筮拱以來
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

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

戶婢官婢之直宮中門戶者

鬼朴

又來矣

補註鬼朴猶謔言殺也

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

思

後魏分馮朔置澄城郡仍置南五泉與西魏改爲朝邑縣降唐爲同州

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

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至活者八百餘人原有者千餘

姓告密者多引虛伏罪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思坐

流驪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爲渾儀監丞

太后改司天監爲渾儀監丞從七品下

善

思名讓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

今旣革命眾心已定宜省刑尙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

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

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

太后稱制之初改元文明補註易屯卦斷天造草昧

三叔流言四凶

構難

三叔指韓瑋請王四四指徐敬業等

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

摧衰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

謂為難以開告密之門也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

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

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獨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

失考時事之合互審糟粕之可遺覺運廬之須毀

莊子曰運廬可以一畜而不可

久處郭象注云

去萋斐之牙角

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潛人者亦已太甚

頓姦險之

鋒芒窒羅織之源掃荆蕪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

虐泥耳籠頭柳研楔殺

柳研以重柳研其頸楔殺以鐵圈殺其首而加楔○殺音學

摺膺鏡爪

括折也鏡爪以竹鐵其爪甲

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

撻撻使不得眠號曰徂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除死臣

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

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讐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考異曰御史

遂授洛州司功曹詳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為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數矩監之侍郎李景謀為矩所制乃引為員外不聞於史道自此左出矣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宋敬則疏終言之

洛水溢漂居民五十餘

家遣使賑貸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俄而

二齒生丙戌太后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

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賜酺七日 太后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

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璿袁智宏崔神基李元素詹官侍郎孔思

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爲王宏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將

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

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

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縣審禮
投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三年贊

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

太后改左右武衛
爲左右鷹揚衛

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

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

葉四鎮見一百一
卷高宗咸亨元年

太后敕以孝

傑爲武衛軍總管與左鷹揚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

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

之 干二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武承嗣爲亞獻梁

王武三思爲終獻太后自制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戶婢團兒

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潭土且乃譖潭王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

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豫王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

如國兒復欲害豫王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國兒

考異曰劉子元

大上賈詳云韋國兒諂佞多端太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馬忍望遂作柄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謂殺之又矯制按問上今從則天貞

錄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謹為

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變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天后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謹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司法處有功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

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爲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入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

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考異曰舊徐有功傳有功爲御史坐龐氏

除名尋起爲左司郎中資孝諶傳長壽二年龐氏爲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員外郎坐龐氏除名爲流人月餘授御史按實錄有功人按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罷拜殿中侍御史今從實錄 戊申

姚璿奏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盡請百

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變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月送史館天

后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干二月丁丑天后降皇孫成器爲壽春

王恆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衛王隆範爲巴陵王

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豫王之子也

嗣聖十年

太后長壽二年

春正月庚子太后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

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爲夏官時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如更不去當以墨汚爾衣矣嘗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卑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前尙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坐私謁豫王腰斬於市

考異曰舊唐書傳云按裴勳勳范雲仙於洛陽牧院度勳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衛士以

亂刀所殺之雲仙亦言祿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所載去其舌
士庶暗嘆無敢言者按張虔勗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
嗣新令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豫王潛有異謀者太后
從實錄

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惟太常工人京兆
安金藏確然無異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
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胃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
之天驚令舉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
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

推豫王由是得免

附錄金藏既免睿宗于難當時士大夫翕然稱其諡自以為弗及也及神龍初金藏喪母葬于

郁城之南結廬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眠原上嘗無水忽有
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大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赦
表其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

習老子見二百二
卷高宗上元元年

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太后遣使立其子理洪為王 乙亥太

后禁人閒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遺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

行侍御史更遣右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

監丞鮑思恭

唐京都苑各有四面監監各一八從六品下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各掌所管園苑內宮

館園池與其種植餉養之事丞則掌刑監事

尙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

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

效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自餘少者不減五百人其遠

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

家屬皆聽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

考異曰賈魯曰

賈侍郎備游藝之旨按天授二年游藝已死舊游藝傳曰游藝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遣萬國俊一使幽後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游藝豈知遣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潘廷紀聞曰補長李泰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爲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讎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爲禍必速太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齊名秦授天以劉假朕也何啓子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伎女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陽望教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太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殺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蹂躪酷暴其擯殺流人使并所在鎮頂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者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按當時止誅流人一道因萬國俊言更發五道使非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近地者何嘗有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罪流竄必無并斬之理今并從實錄及舊

傳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竄四

月乙未天授殺之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流二千餘家

棣州後漢樂安郡中

廢唐武德此年分滄州之厭
次陽信滿河樂陵置棣州

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魏王

武承嗣等九千人表請太后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

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賜酺七日且作金輪等七寶

七寶曰金輪寶曰白

象寶曰女寶曰紺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

每朝會陳之殿廷 庚子太后追尊

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

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辛丑太后以文昌左丞

同平章事姚璿爲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爲內

史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爲鸞臺侍

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元孫也 于二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

宮 突厥可汗骨咄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十二月甲

戌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

北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爲室韋新書室韋契丹別種

東胡之北邊蓋丁香苗商也地處黃龍北宿鐵越河直京師東北
七千里東黑水昧錫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畏惟大會
皆裝莫費咄咄然

其部而附于突厥

太后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

甲嗣聖十一年

太后延載元年

春正月太后以契師德爲河源等軍校檢

營田大使

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爲可汗

倭音

與吐蕃連兵

寇邊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教諭贊與突厥可汗倭子

等於冷泉及大嶺

大嶺

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

俟斤等萬餘人

考異曰此事諸書皆無惟統紀有之統紀又破吐蕃萬泥熟沒駃城此語不可曉今刪去

庚

午太后以僧懷義爲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三月甲申

太后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

史更以僧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

爲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帥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

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四月壬戌太后以夏官尙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

鸞臺三品 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天后尊號曰

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中壬天后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

延載賜酺七日 先是太后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樂西南

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 姚州境有永昌蠻居

永昌郡地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

惑眾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

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詳師已二百年矣 詳師謂僧懷義 容貌愈少

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 莊子曰黃成子居哇喇之上黃帝立於下風雨則道廣成子曰吾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

衰黃帝名軒轅因曰軒代

逾漢朝之河上葛洪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漢文帝時結草爲

菴于河之濱文帝從之問老子河上

公曰余住是菴以來千七百餘年

八月什力乞還山制罷遣之

戊辰太后以王孝傑爲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

總管許懷義節度 己巳太后以司賓少卿姚璿爲納言左肅政

中丞原武楊再思爲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爲鳳閣侍郎竝

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下輸兩月俸以贍軍唐制一

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

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

四品月俸二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百食料雜

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

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

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

四十食料三十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止書一帖使吏以轉示百官百官但赴拜不知何

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

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彊奪之姚璿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供軍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秦漢虛天下事邊柰何使聖朝則效如姚璿爲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內實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人於重辟故人多畏而鄙之及貶朝野莫不稱快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太后鑄銅鐵爲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繼唐頌周以姚璿爲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閒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爲監察御史紀履忠所劾坐贓貶同州

參軍事連王宏義亦流瓊州

曹魏初置段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丞考異曰後紀云萬歲通大元年五

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朱俊臣犯狀有五罪下獄罪非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授顏州尉俊臣誅授右領軍衛尉曹新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斥忠其上發尚不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城出為同州參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茂尉統紀云萬歲通大元半紀履忠劾奏誤也王宏義傳云延載元年俊臣貶宏義亦流瓊州是俊臣宏義詐稱長壽二年已前主賊下獄此年又坐賊貶今從舊傳

宏義詐稱敢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初藍

出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俊臣時為中丞受其賂繼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藍田令辭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可絕眾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寢訥仁貴之子也俊臣在同州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未幾召為合宮尉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

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

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

詔謀要待晝日將行

凡制敕皆進晝日而後行

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

於人端美引愆義不如此今有穉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

昭德小心是我手豈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書

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謂龐萌可託孤卒爲戎首魏

明帝期司馬懿可安國竟肆姦回臣聞蟻穴壞隄鍼芒寫氣權重

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

唐六典長上折衝果毅應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

又著石

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遂宏敏收奏之太后由是

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

南賓縣屬欽州本漢南浦縣地隋開皇十八年置南賓縣

尋又

免死流竄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

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冬十月壬申太后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

侍郎左肅政中丞豫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竝同平章事 斌

南獠反太后以容州都督張元遇爲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

容州莫合浦縣地隋爲合浦郡之北流縣唐武德四年分置銅州貞觀元年改容州因容止爲名

十二月辛巳

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賜酺七

日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

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

州舊志趙州至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十三里巨源貶麟州考異曰舊紀薄

鄭州統紀作羸州實錄景儉貶溱州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

唐歷作麟州今從之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

洞置溱州屬黔州都督府舊志溱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

州刺史

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二千六百
百里按州京師東北一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十九里

初天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閒
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
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
踏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
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
后曰卿姑退朕卽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
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
不足詰所度僧唯卿所處矩按之諸僧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
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爲坑深五丈結綵爲官殿佛像皆
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

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莫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璿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

彌永

左傳宣十五年夏成周宣榭火班書曰榭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漢武時柏梁臺災乃大營建章

今明堂布

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

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劍爲九州鼎

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人八尺受千八

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都荆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咸陽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千二百石考吳曰舊傳云懷義帥人作號頭女笛之按天壽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鼎始成舊傳誤也或懷義及十二神十二神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亥死鳴方鑄耳及十二神辰屬龍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

西屬雜戍屬
狗亥屬豬

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

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

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言太后太后怒

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

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

敕給使掩捕盡獲之

唐六典北齊內職有收給使五十人唐因之
備內給使無常員屬宮闈前几宦人無官品

者稱內給使又有小
給使學生五十人

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偃師縣屬河南
府在洛城東六

十聞事露自絞死庚子太后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

上疏以爲火發旣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

但崇其教卽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

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民更且煩勞家國前大風摧

木天誠已顯今毒陷冥熾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

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又明堂正陽之位至尊所

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一旦焚燬既失嚴禋

之所復傷孝治之情陛下昨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臣下何心乃

為醜冥臣恐憂喜相乖傷於情性又陛下壘制博訪許陳至禮而

左史張鼎以為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王伐紂既渡河有火至于王屋流

為鳥馬融曰王通事舍人逢敝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

寶臺須臾散壞考異曰僉載以七寶臺散壞為姚瑋之語今從實錄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

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詩曰小心翼翼無戾天人

之心而興不怠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茂鼎玉薄彭城劉知

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為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

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仁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坐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沾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唐制文散階二十九勳級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排服眾於青衣上元赦四十九式散階亦十有二轉五品服淺緋唐制五品以上笏用九品服深青象九品以上川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

使有善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
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
川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
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
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
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
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太后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

厥

乙未 嗣聖十二年

太后前十一月改元證聖是年九月又改元萬歲元年

春二月己酉朔日有

食之 僧懷義旣焚明堂益自驕恣言多不順太后惡之乃密選
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爾有竝都內人侍於太后太后問四

方事內人曰大家知女卑於男邪太后曰知之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嬖姥有越出房閭斷天下事者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改夫姓去釵釧襲冠冕倚端日至大臣懾服眞天子也然今之弄臣狎客久未屏去妾疑此事未當天心太后曰爲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陰卑今大家以陰事主天立體取剛亢明烈以銷羣陽銷然後陰可得志若使弄臣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是陰求陽也陽勝陰微勢不可久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男子益削女子益專皇祚無疆矣太后悟乃令人執穰義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衛帥壯士殿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夏四

月天樞成其制若柱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
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紫繞之上爲騰雲承露盤徑
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
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

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太后以王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
討之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大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
帝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大辟以下及犯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咸
赦之賜酺九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冊授左衛
大將軍歸國公 天后將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制改嵩山爲
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大都督禁芻牧移置改號
神嶽封天
中王通鑑從新紀載於太后垂拱西
年今改從舊志與一封神嶽相合 又封神嶽夫人爲靈妃嵩山

舊有夏啓及啟母廟咸令致祭 干二月甲戌太后發神都中申

封神嶽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

日丁亥禪於少室

戴延之曰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

拒去十七里當其總名也謂之室以其下各自

方十里與太室相峙但小耳己丑御朝觀壇受賀癸巳還宮甲午

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

從封中嶽還卽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

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

茅椒謂之爲室性煖可以禦寒夏居石室一如

山林之士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攸緒一皆置之不用

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考異曰舊傳云聖歷中棄官隱嵩山今從實錄

丙嗣聖十三年

太后前十二月改元萬歲登封是年四月又改萬歲通天元年

春正月甲寅太后

以婁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爲左肅政

大夫知政事如故

考吳曰實錄云己巳秋官尚書吳師德爲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

御史大夫知政事非故舊傳云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政事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證聖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尤爲謬誤新傳云師德爲河源積石樓遠軍及河朔鄆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讓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今據實錄也載元年一月自宰相出爲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章事延載元年出軍營田大使節度通天元年一月甲寅師德爲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統紀云秋官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總管討吐蕃蓋師德之出爲營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天后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二月

辛巳天后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黃帝靈妃爲天中黃后啓

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

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

據婁師德傳素羅汗山在洮州界

唐兵大

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

考吳曰新紀四月庚子貶師德而無免孝

傑日新表二月壬寅孝傑免按實錄三月壬寅撫州火下言孝傑敗並皆據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

何日今但依寬錄因其軍敗終言貶官之事而已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

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

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

銅火球羣龍捧之太后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賜酺

七日大食請獻獅子姚璿上疏以爲獅子專食肉遠道傳致肉

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鷹犬不蕃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

給於獸太后乃卻之天卮以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

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

舉兵反攻陷營州開元十道志曰鮮於氏即虞舜以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之稱郡國志云當營室分故

曰營州後漢末遼西烏丸爾頓所居後魏于平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猶爲高齊南所據隋討平齊隋始置營州松漠都督府及歸

營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遣殺都督趙文翹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

城側文翔剛復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

乙丑天后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元遇左

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

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

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

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

險淪之險也檢當作淪史于此以後多以淪作榆讀者宜詳考姚

璿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盡忠尋

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

數萬進圍檀州

檀州本漢漁陽郡饒安縣地舊置安州後周改爲元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

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元遇麻仁節與契丹

戰於硤石谷

平州有西硤石東硤石二成

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

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

唐俘于地牢故曰守牢

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卽降耳旣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

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巖谷

據舊唐書黃巖谷

在西

被石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

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縲元遇仁節生獲之將
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卽詐爲牒令元遇等署之牒
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不急至營州軍將皆斬
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
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天皇后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
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爲
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

昂爲攸宐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 丁巳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

考異曰貞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爲賊所殺按十一月默啜寇靈

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貞錄云吐蕃謀也

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

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爲所虜欽明兄欽寂時爲龍山軍

討擊副使與契丹戰於崇州

龍山卽慕容氏和龍之山也崇州奚州也武德五年分饒樂都督府之可

汗部置貞觀三年徙治營州之廢陽師鎮

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

下者安東都護裴元珪在城中

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城上元元年徙遼東郡故城

俄國二年又徙新城關元二年徙平州天寶二年徙遼西故郡城
疑此時已徙平州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在保定軍舊安
東郡

護府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
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

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

厥之地

太后長壽元年置四鎮戍兵十姓突厥五咄陸五弩失畢也

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

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

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可規利於萬里之外耶乃遣使者隨

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爲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

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四

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

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

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

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

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

吐谷渾地沒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咸亨

三年薛仁貴敗于大非川青海亦沒

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

吐蕃失厥五考失罪部各有酋長曰五

俟斤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

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

害遙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

考罪曰詔

史事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

至河湟時言裴師德患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而

陽張彥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稽制書何必狐疑吾

乃先之號虜至必不遠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

罪於其國按師德延載元年同平章事充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

田大度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爲肅邊道行軍總管與王孝傑同擊

吐蕃敗于素羅汗山尋取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

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御史

稷記 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征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
誤也 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
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
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
字行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
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竝爲邊害給事中薛謙光上疏曰臣聞
戎夏不雜三王之制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禮畢則歸不得久
處漢魏以來始令爲質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使歸國雖曰羈縻
戎狄以繫其心然較其利害畢竟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
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後患武帝不納卒有永
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竝被獎遇官戎秩步學門

服改虜屬語習華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存州翼之恩而狼子野心終不可馴昔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樂中國之虛困高祖于平城而卒不入塞垣一步者以其生長曠漠謂穹廬賢于城郭也尉美于章紱安於所習而不樂居漢故也對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敢圖大事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糴糶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殫盡節然臣慮深備不謹則夷狄生心諸國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覘國無由邊邑甯謐矣書奏不納 庚申天庖以并州長史王方慶爲鸞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同平章事時方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對曰廬陵是

陛下愛子尙在房州臣之子庸敢相近乎方慶爲相動以典禮臣
君太后每屈意從之 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并爲其女求婚悉
歸河西降戶帥其部眾爲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
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
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
孫萬榮代領其眾默啜棄間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
進拜默啜爲韻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孫萬榮收合餘
眾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
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彭澤令狄仁
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
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

富之百姓大悅仁傑俄遷幽州都督太后賜以紫袍纓帶自製金

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破石

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 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隋陵置隋縣屬恆農郡隋并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

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因更名硤石 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太后思

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

宗人潘好禮 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西七里故城是也周齊爲安定縣隋改爲鹿城縣唐屬冀州 著論稱有

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

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蹈光僕不敢

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

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閒優劣見矣張

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

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于二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

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曰我在

賊中苦無食有美醬乞二升菜米乞二斗并乞墨一挺

北勝之日梁是雜粟

陶宏景曰凡曰梁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頰色異爲分別耳有青黃白三種青梁味短色惡不如黃白梁

意欲城中選

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諒其意者 箕州刺史劉思禮

學相人於術士張悅藏悅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

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

反

綦連耀姓也

陰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

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勳兼天官侍郎事用思

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吉瑱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高宗稱

今西京萬年縣爲明堂縣永昌元年改東都河南縣爲合宮縣宋白曰明堂縣理京兆城中永樂坊使上變告之太

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

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

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譚及王

勳兄涇州刺史勳弟監察御史叻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

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

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

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鞠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

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

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基謀反

唐制大理寺有府二

十八人史誅之基子訟冤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劔其腹秋

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

上邽縣屬隴西郡占邽戎邑也後漢屬漢陽郡後魏諱珪改名上邽屬天水

郡隋復舊唐屬秦州

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漢

州 尚藥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

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

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舉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

龍朔改衛

尉爲司衛

拜其母臧氏章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

李迥秀爲臧氏私夫

存疑按舊傳母章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尙宮主宅詔詠仍詔尙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則阿

臧乃韋氏之名新傳分
韋臧爲二人未知孰是

迴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

楚客皆卿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癸亥突厥默噶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

代州北有大武軍

薛元年改曰神武軍天

甲子太后以原川司馬婁師德守鳳閣

侍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二

起十四年盡十七年
六月凡三年有奇

甲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訂嗣聖十四年

太后神
功元年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

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嶽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

傑遇契丹帥精兵爲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

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

考異曰朔野
會載云孝傑

將四十萬眾被賊誘退逼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淵坑深萬丈尸與虛平匹馬無歸單兵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

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

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

漁陽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爲孤陽縣屬幽州

在幽州東二百一十里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

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聞知微田歸道同使

突厥冊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

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

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擬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

服以俟朝恩

初服突厥遣來所破之服

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

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

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千元珍曰

突厥官二十八等自

談至達于皆世其官
此卽阿史那元珍 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

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

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繪帛農器鐵太后不許

默啜怒言辭悻慢姚璿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

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郎賀皇李嶠曰賀皇縣隋志屬趙州取賀皇山以爲名戎狄貪

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璿再思固請

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

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并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

始得還與間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

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心可保考異曰舊歸道傳云聖歷初默啜請和遣間知微冊

爲立功報國可汗知微遣與使者緋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
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

遂拘繫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爲國討契丹許之默啜部眾漸盛則夫遣使冊爲立功報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爲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諫乃赦之按神功元年姚璿左遷益州長史則與之殺帛必在此前非聖歷初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閻知微冊爲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爲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姚璿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爲左衛郎將何得預論默啜益在道見知微所爲而上言耳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夏四月天忌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

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

豫州鼎獨高大神都畿也

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

千兩塗之姚璿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采煥炳

相雜不待金色以爲炫耀太后從之自元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

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前益州

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爲滑州刺史太后

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曰禦敵未也
輔政本也卿不可出癸酉留爲內史 癸未太后以右金吾衛大
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
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
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
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卽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
元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 唐駕部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
官司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
數 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 唐初職事官三品
以上賜紫金袋刀
購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胡元後百官朔望朝時未五品於
參外官衙日則例算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 綵衫上佩之曾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
疑買馬輸之屢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六月乙丑敕還其馬

斥歸田里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

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碧玉赴

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

考異曰唐歷天授元年十月誅喬知之

之新本紀入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紫

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帥總戎律

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韓休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

放官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

馬答高補闕詩云昔君事戎馬余爾奉戎旂攜手同沙塞關河絕

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歷

統紀新紀殺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猶聞

北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

此據朝野僉獻知之以婢碧玉事爲武承嗣誣人羅告之斬於

布南暖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銜之至此乃殺之耳

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司僕少卿來俊臣又嘗廷辱秋官侍郎皇

甫文備二人乃其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

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

人不可勝計河東有衛遂忠者與俊臣有傳攜酒謁之會俊臣與妻族宴集廳門者給云已出遂忠怒入其宅慢罵之俊臣恥其妻族令人毆擊反接遂忠遂相構隙俊臣於上巳日與其徒遊龍門豎石題朝士姓名以卜之令投石遙擊先創者先告將以次告之朝士聞之莫敢喘息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已乃有異圖當自言才比石勒因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豫王及王與南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遂忠知其謀面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惟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旣而果反

今止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贖賄如山冤魂塞路
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
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瀕而盡抉眼剝面
披腹出心騰躡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宐
加赤族之誅以逋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
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基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
關司農婢無可者唐六典司農丞掌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
本色婢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若犯籍沒以
其所能各配諸司
婦人巧者入掖庭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
以爲賞口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劾耳榜而訟冤者
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
者每銖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

罪然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遂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

林令侯撤

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令從七品下掌苑囿池之事凡植菓樹以供賜會祭祀及李冬藏冰皆主之

詔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

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

武龍縣屬田州開發洞道書作武龍云失廢道年月又涪州有武龍縣武德二年

分治

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權吉頊爲右肅政中丞始昭德在政

府聲望甚隆或有問於張鷟曰昭德可謂名相乎鷟曰昭德志大

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陵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

非謀身之道也至是果遇禍 天后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

平章事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略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

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難

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眾

契丹遂屠趙州 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

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

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

黑沙突厥庭

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眾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

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

口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

人而賜二人緋使爲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

欽明以祭天固新城三日克之

新城卽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

盡俘以歸使乙

冤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恐懼奚人叛萬

榮神兵道總管楊元基擊其前奚兵壞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

軍大潰

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羣賊聞之失色眾皆潰散不云爲元基所破實錄但云爲元基及奚所破不云

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新城破眾心已離唐與奚人擊之遂潰耳今兩石之

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

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澗水東

澗水東從聖外

來南過幽州澗縣謂之澗水

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

新羅亦死將安之乎甲申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

漢有葉街蠻夷

師後魏置諸國使即其後又作四館以處四方來降者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元年至隋煬帝遣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

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屬鴻臚唐以四方館歸中書省通事舍人主之

其餘眾及奚靺皆降於

突厥

戊子太后以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竝同鳳閣鸞

臺三品

辛卯太后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

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爲契丹所

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爲反生剝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

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河內王與何阿小爲兩何

秋七月丁

酉昆明內附遣賓州

武承嗣武三思竝罷政事

庚午武攸亓

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

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叛

國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望風退走復賊徒滋蔓又欲委罪

於草野誑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

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

月丙戌納言姚璠坐事左遷益州長史 九月壬辰太后大享通

天宮大赦改元神功賜酺七日 庚戌太后以嬰師德守納言

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

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堊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白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向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冬閏十月甲寅太后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爲鳳閣侍郎竝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

封略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
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
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
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寶以爭不毛
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
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
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
姓困窮盜賊蠭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爲天所祐近者國家
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
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爲盜本
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朴

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

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二年

宣帝

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用

事見二十五卷元康二年

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

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一

百九十卷貞觀十三年

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

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

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

謂高麗也

使守安東省軍費於

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

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

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

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感淺入必無虜獲之

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二賊二虜皆謂突厥吐蕃

事雖不行識者

是之 太后以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千數人

先是歷官以是月爲正月以臘月爲閏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

至乃下制以爲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

去晦謂前月晦也

可以今月爲閏

月來月爲正月

補註所云正月皆指十一月臘月卽十二月

十二月甲子朔冬至太后

享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大酺九日

補註太后以十一月爲十一月故於朔日改元

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 武承嗣三忠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

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以問宰相

莫敢對狄仁傑曰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

德陛下將欲繼統非盧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

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曰雙陸不勝者無子也天其意者以警

陛下乎且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

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
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
則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
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
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
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
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
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
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
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是年置控鶴監以處近侍補註控鶴
不知何義重鸞乃仙鳥太后欲乘之
以證舉使供奉道人控之以同升耳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爲公愛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海內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乘閒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考異曰世有狄梁公

傳云李麗質其解郎讓始非邕所爲其言曰后納諸武之威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爲儲副遷廬陵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爲後者也天后既已許又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諸主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諸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旨仁傑獨立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召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王雖之未徑二司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去之按廬陵王爲河北

元帥在立爲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爲皇嗣若仁傑請以廢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廢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歷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項項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項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項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望公何不從容請立廢陵王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說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召問項項曰廢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惟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道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逾分懼不全問計於項項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削李氏雖己子房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強李氏抑諸武耳張吉非能爲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己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廢陵爲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廢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爲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歷二年以項爲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爲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廢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狀不見勝負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宮中無了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寧在胷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四海之內悉

爲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臣安得不預焉
又命扶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
也朝野食載云則天會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
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武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皆
廢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
後契丹圍幽州徽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
謂之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
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有宸衷則天曰我自育聖
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體掩耳而走卽降敕追廬陵河內
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踴盛陷沒冀州則天急乃立廬
陵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及聞太子行北邨山頭兵
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爲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
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譏說之可信者存之

咸嗣聖十五年

太后聖歷元年

春三月己巳太后託言廬陵王有疾遣

職方員外郎琅邱徐彥伯

琅邱故春秋魯之瑕邑晉宋置兗州於此隋開皇十三年置琅邱縣帶兗州

領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兒有疾令內人就看州縣官吏須
數出數入無令混雜乃陰令內人一入代帝居房州令帝衣內人

衣服以舊數還戊子帝至神都朝廷百僚無一人知者太后匿之
帳中召狄仁傑謂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寤寐反覆思卿所言彌
覺非理忠臣事君豈在多違今須改易前議可朕意卽兩全逆朕
心卽俱斃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太后亦歔歔感愴命左右褰
簾手撫仁傑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家社稷之臣也回謂帝
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仁傑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
策久不能起太后曰卽真所言宣付中外擇日禮冊仁傑揮涕而
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者王在房州天下所知今日在
內臣亦不知何以解天下之惑太后乃置帝於龍門具法駕陳百
寮就迎之并召韋后及諸子俱詣行在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
太廟 辛丑太后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臨

行待馬於光政門外坐橫木上須臾有一縣令亦來與之竝坐或告之曰此納言也令大驚曰死罪死罪師德曰人不相識法有何罪眾皆怪歎六月甲午太后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柬之性剛直不附勢少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一見便以王佐期之

襄陽縣漢蜀南郡獻帝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爲荊州治所宋齊梁爲雍州西魏爲襄州合州漢

楚江縣地南齊置東宕渠郡西魏改爲江郡置石鏡縣尋置合州隋改涪州唐復爲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

都三千三百里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爲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

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耶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

聖拱中道清夷軍於揚州界

靜難軍使慕容元則

前音寂又音宅

以兵五千降之虜

勢大振進寇媯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

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

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

市列爲行市列遺金銀器販賣率散他物以求贏俗謂之

行作蓋惡也則元八年頒用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也

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

三也給帛皆疎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

敵罔冒爲昏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

聞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

卒突騎謀聚以爲閒謀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

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太后引見遷祠部員

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脩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

後魏分漢碭汾縣地置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

獲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

章事王方慶罷爲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

太子意怏怏戊戌病薨庚子太后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

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狄仁傑舉其子司

府丞光嗣太后改太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

祁奚矣左傳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謀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之曰午也可於是以前午爲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其善矣爾其仁傑爲相專以薦拔人才爲事司衛士

謀不爲計立其子不爲比

主簿潤州桓彥範慷慨俊爽志在忠孝仁傑一見卽異之特相敬

禮謂曰足下才識如此必能自致遠大卽薦爲監察御史彥範平

居若不能言及議論人主之前安辭定色辨事愈切通事舍人河

南元行冲唐六典曰通事舍人卽秦之通者晉武帝省通者兼射

之任通事舍人之名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

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

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

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

日無也行冲名潛以字行 天后以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

大總管太后改宗正爲司屬天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

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下邳張仁愿爲天兵東道總管素武公伐

邦戎置下

邦縣隴西有上邦故此加下字漢屬京兆晉屬馮翊後魏屬延壽郡隋屬郿郡以下邦屬同州至拱元年屬華州將兵三十

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

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仁愿有文

武材幹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太后是彌勒佛

後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武承嗣爲皇太子

皆請仁愿連名署名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 癸丑默啜

寇飛狐 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昌爲飛狐縣屬易州唐屬蔚州 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

彥高及吏民數千人 考異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宅

誠北性嗜酒惡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

至聞其罪郭彥高卻鑣宅門不敢詣聽事文案須發者於小窗

內長入通判仍請郭下情健自投其家賊既集城四面鼓入彥高

乃謂奴曰半闕門戶莫與論其恐法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

宅先賊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彥高乃入還中藏令奴曰

牢守城賊來索饋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甲子太后以夏官尙書武攸卣同

鳳閣鸞臺三品 天后改突厥默啜爲斬啜默啜使聞知徵招諭

趙州知徵與虜連手蹋逐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

曰尙書位任非輕乃爲虜蹋歌獨無慙乎蹋歌者連手而歌蹋地以爲節萬歲樂歌曲之名

知徵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

城應之刺史高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與之詣默啜默啜以金

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

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

般若族誅贈敵冬官尙書諡曰節報頌之孫也 覆王且固請遜

位於蓋太后許之王申立蓋爲皇太子沒名顯赦天下賜酺五日

甲戌命蓋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考異曰實錄云丙子據唐歷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

元帥伏梁公傳亦云皇太子唐元帥以公爲副是先立爲太子後爲元帥也今從新本紀先是募人月餘不

滿千人及開帝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爲長史右臺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爲監軍使時並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太后擢藍田令辭訥爲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

考異曰賈錄辛巳皇

太子朝見或作廟見蓋睿宗爲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羣臣俱於外庭朝謁耳

太后以

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棱 癸未突厥獻燄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

五回道去

水經註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嶽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

五回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開元二
十三年分易縣置五回縣于五回山下

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

忠義等俱引兵躡之不敢逼

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默啜盡寇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統紀曰河北

積年豐熟人畜被野斬殺虜虜定恒易等州財帛億萬子
女羊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躡今從實錄

狄仁傑

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十四萬據地萬里西北

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太后制都下屯兵命河

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太后以狄仁傑爲河北

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

乃上疏以爲朝廷議者皆罪河北降虜之人或因迫脅或有願從

心雖不同迹則無別臣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往之勢至死不

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

而起取其髓腦曾無憫心柳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

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

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僞諸僞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

優濫賞亦恐非辜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爲濫賞以從虜之罪罪士民則爲非辜以經與賊同是

爲逆黨至於污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爲不仁簪笏亦未必不

爾善笏謂士大夫當自而行者也乃是賊平之後爲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

犯言除賊務在招撫攜今之歸正卽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

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

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存疑不赦

則狂狂字疑是在字之誤然新舊傳俱是狂字故不敢妄改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

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

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

得突厥所擄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天后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

竝同平章事

突厥默驤離趙州乃縱閹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

天津橋南

磔張也開也

使百官共射之既乃丹其肉丹別人肉至背也劉其骨

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

考典曰朝野僉載云則天曠知擄於西市命百官射

之河內王恣宗去七步射十發皆不中法橋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蠟毛劉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解抱向西市百姓哀之

鄭解果與之監刑御史石

寶公段瓚志元之子也段志元從起晉陽征伐有

功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

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救河內王武懿宗鞠之懿宗以

爲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蠟氣磔磔未死磔

音葉又音吉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趙趙然躍不止趙音乞擢田歸道

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蜀州漢江源武

陽之地李雄置江源郡晉為晉原縣隋廢郡以縣屬益州至拱二年分置蜀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

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哀牢夷見四十五卷荒外

絕域山高水深不與中國相通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

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氍毹之稅以利中國由此言之則前代

置郡收其利也今國家開以為州武德四年以漢益州郡之雲南

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

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使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

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毫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

痛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

省於禮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太后不納 干

二月丁卯朔太后告朔於通天宮 壬戌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太后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

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

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

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員音云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

元起之從子也薛元起事高宗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非

以德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半千臨汾人也臨汾

縣帶晉州本平陽縣隋更名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

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半千始名餘慶羈非通書史舉童

子科房元齡甚異之王義方賞其邁秀謂之曰五百歲一賢足下

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才能陳力陛下何惜玉階方丈地不使臣披露肝膽與天下英才五千共惟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屬頻歲旱饑勸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擅發之下賴以濟刺史郭齊宗大驚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讓齊宗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乃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所記謂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瀾縫人陣也愚見以爲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爲

天陣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爲地陣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爲人陣高宗稱善者久之晉充直慰吐蕃使及引辭太后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爾待制也即日入闕供奉累擢正諫大夫

十二月戊子太后以左臺中丞吉瑱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竝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

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

峯州漢交趾廣治縣地吳置新寧郡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十八年改隆州大業廢州并入交趾爲嘉南縣唐武德四

年復置峯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五百三十里東 太平公主觀

鄴四千九百六十里峯州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 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太后賜帝姓武氏赦

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石拾遺陳子昂以父老

請解官歸養太后許之俄而父歿廬於冢次每哀慟行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賄捕子昂送獄中竟致之死年四十三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尙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見書不能識始感悔痛自修飭苦節讀書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爲雅正然其初入京師人猶未知也曾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敢買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皆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穀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畱心舉而碎之因出其感遇詩三十餘章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天下文宗也由是知名舉進士歷官右拾

造數上書言事皆切中時弊性輕財好施篤於友誼與陸餘慶王
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然褊躁無威儀故不以善終
天后於河南北置武騎團兵以備突厥 汴州孝女李氏年八
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
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
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
墳手植松柏數百株河北道按察使薛季昶列上其狀太后制旌
表其門賜以粟

乙嗣聖十六年

太后聖歷二年

春正月庚申夏官尙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武攸甯能爲冬官尙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

太子廟

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也世傳晉升仙後桓
夏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駐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爲立祠
后加號升仙太子杜佑曰緱氏縣古滑國

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

中藥城閭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

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太后自緱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

悉弄尙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

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

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敗集

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

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

來降

考異曰實錄贊婆及其兄弟葬布支等來降以葬布支爲左
材林衛員外大將軍封交龍公按贊婆弟名悉多于數論明

年吐蕃將葬布支寇涼州破唐
休康戰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

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

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

夫蒙姓也

以贊普爲特進歸德王

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太后以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婁帥德爲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上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上與相王太平公主及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 秋七月太后命建安王武攸亶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初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突騎施會長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眾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眾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

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降臣誣陷斛瑟

漢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致其尚感之由遂及解詔羅失閣事耳烏質勒悉併其地至是

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八月癸巳太后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

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太后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不得擅

立碑 丙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

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

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閣謂省也及善因

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

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庚子以及善爲文昌

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仍竝同鳳閣鸞臺三品考異

曰新紀表及善同平章事今並實錄則野史載曰王及善才行庸

猥風神純濤爲內史時人號爲鳴鳳鳳池儀選文昌右相無他及

臣不許令史奴驅人蓋終日追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鸞臺侍耶同

乘壁等相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實錄

平章事楊再思罷爲左臺大夫丁未太后以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陞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元方之在吏部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太后怒免元方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太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讐黨又薦其友崔元暉有宰相才太后知其無他乃復拜相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龔師德龔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黨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因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出而歎曰龔公盛德吾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

際也是時羅緘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或有問於監察御史張鷟曰婁納言何如人鷟曰納言直而溫寬
而果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鍊之質磨
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矣鷟聽鑿絕倫無書不覽初
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工員外郎竊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
雙矣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辭標文苑等科凡應八舉皆登
甲科員半千數爲公卿稱篤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
學士 戊申天庠以武三思爲內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
昌

屬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更名西附臨昌宮以名縣也 戊寅還神都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

薨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 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屬河東垣縣隋隋開皇十六年置

齊濟縣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爲右

衛大將軍使將其眾守洪源谷

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

皇子與相王諸子

復出關

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

及駙馬都尉爲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

拜洛封嵩

郊丘祭國丘於南郊山字萬衆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明堂也至其四年拜洛萬歲通天元年封嵩山取宏

文國子生爲齋郎

齋郎者執豆蓬奉樽彝體洗以供祭祀之事

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

復習業二十年開學校殆廢而歸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

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爲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

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

揚豫構亂以來

謂徐並業起兵於揚州越王貞起兵於豫州也

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

殺人以求進賴陛下聖明周邱士來相繼誅殛

大授二年周興流死邱神勳誅也載

元年王宏義誅神功元年崔俊臣誅

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

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爲
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讎之負冤得
罪者甚眾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宏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塗拱
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
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歡欣感通和氣
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
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爲之漸寬承慶爲鳳
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萊蕪令萊蕪縣漢屬泰山郡晉廢後
魏於古城置蕪縣唐貞觀初
廢入博城縣后復于蕪
蕪縣置萊蕪縣屬兗州

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皆忠孝
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卽
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箇爲左廂察骨咄

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爲小可汗位在

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

處木昆十姓西

突厥所部也

故曰拓西

十二月戊寅丙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

考異

曰新紀表皆云戊午夏吉項爲凌川尉王申三思罷中開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復耳今

從實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項貶安固尉

考異曰實錄但云坐事貶流食載新書皆云貶

凌川尉今從御史臺記

太后以項有隸略故委以腹心項與武懿宗爭趙州

之功於太后前項魁岸辨口懿宗短小僂項視懿宗聲氣陵厲

太后由是不悅曰項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耶他日

項奏事方拔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太宗有

名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

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

擣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耶項愴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其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曰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干二月辛巳太后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閒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罷爲司禮卿元方爲人清謹再爲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

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囊焚之曰我於人多陰德子孫

其未喪乎 天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

總管鎮碎葉 丁酉太后以狄仁傑爲內史 庚子太后以文昌

左丞韋巨源爲納言 考異曰新紀長庚子女昌左相韋巨源爲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巨源爲左相舊傳

紀皆無之盛左丞誤爲左相耳 乙巳太后幸嵩山

庚嗣聖十七年 太后入 正月丁卯太后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

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 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萬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

以祀神嶽告成也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爲太子賓

客 三月太后以吐谷渾青海王宣超爲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宣超

諸易鉢之孫也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

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

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藥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藥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賜酺五日 六月太后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諷賜與無算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簫築木鶴於庭中如仙去狀

或正吹簫通鑑集文作吹笙今改從

新舊 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

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

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

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貧潔白美鬚眉右監門衛長史侯祥

唐諸衛

長史從六品上各掌
判其府諸曹之事

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明自媒銜醜慢不

恥求爲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

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

相勝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

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

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吾亦不記但姓

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瓊

之兄子也

張文瓊見三百一
卷高宗乾封二年

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繡索及騎射

舞槊每陷陳如鴟入烏羣所向披靡黃虜之戰張元邁麻仁節皆

爲所縑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竝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墜之